

排隊搶食玉米 (王士樵攝)



地方慶典中的符號意象

The Semiotics of
Community Celebrations

作者

黛比·史密斯-仙柯

Debbie L. SMITH-SHANK

美國北伊利諾大學美術教育系教授

譯者

張弘曼

Hung-Min CHANG

台北國際藝術村專案研究員

很久很久以前，有人問起名為「慶典」的公主與其母后「慶祝活動」的工作時，他們回答：「我們是所有節日的守護者，為著那些在生活中奮鬥的人們帶來娛樂與消遣；我們在時間的旅途中做記號，讓人們記得過去的事情，並對未來的日子懷抱希望。我們守護著人們的生日、週年紀念日及節日，使每個人活得特別；我們是生活的調劑者也是生命節奏的製造者。」(Cosman, 1981, p. 3)

慶典的文化意義

慶祝活動與慶典對個人或是社會都很重要，它們是人類平日生活的調劑，是受歡迎且具趣味、獎勵、希望與秩序的活動。Csikszentmihalyi (1990) 指出，遺傳學上證實人是社會性的動物，「對青少年或成人而言，不管目前發生什麼事，只要是跟其他人待在一起，人的心情往往會比獨處時來得好。(p. 251)」

節日為我們的生活立下時間的座標。人們會記得過去的慶典並期待下一個慶典的到來，慶典的記憶由特殊的燈火、燭光、植物、香味、顏色、身上的裝飾品、食物與飲料…等物件所組成。慶典中的儀式也烙印在記憶中，如吹蠟燭、遊行、體育競賽、歌唱、特別的飲食、酒祭、切蛋糕及述說傳說等等。地方上的慶典通常一年舉辦一次，這間隔的時間恰好容納去年記憶的退去與即期慶典的等待；期待與記憶的循環是人類文化的重要儀式，這使我們的生活充滿意義，意即：「人類創造儀式或傳說，使參與者牢記秩序與共通的循環週期，這些儀式在每一個社會都一樣，都在維繫與彰顯文化的主體特徵。(Riley, 1995, p. 1-2)」地方慶典不止讓我們產生歸屬感，也為我們自己、身邊的歷史及社會的重要問題提供解答，這些地方傳說與文化的豐富寶庫，提供

我們關於歷史、藝術、族群、生活、生態與倫理觀念的資訊。

過去的幾個世紀，大部分的慶典都是宗教性的「聖日」；至今，地方慶典或節日就不一定是宗教性的，有時宗教的神聖節日也融入了非宗教性的節日中。我曾在一九九九年幸運地參加了西班牙Granada城的「聖潔週 (Holy Week)」慶祝活動 (復活節前一週)，觀光客與朝聖者不僅可認識這個慶典、藝術品、服裝及文物，同時也可獲知最好的飲食去處，在《Granada 聖潔週實用指南》記載：

在神聖禮拜一的早晨，我會推薦在莫尼諾斯街上的Las Flores 餐館享用豐盛的早餐，在那兒你可以請阿希尼歐先生模仿西班牙佛朗明哥舞的歌手El Camaron 唱歌，那必然讓你的早餐伴隨著歡愉……到了中午，你應該在迪拉大道上的天使餐廳品嚐二至三道名菜，然後準備前往Corpus Christi 的教區禮拜堂 (Ortiz, 1994, p. 29)。

地方慶典彰顯出該地區的人文特性，那些環繞著慶典的景象、感受、味道及氣氛是一個特定社會的價值、道德與審美的指標，它們是確認文化主體、重新認識人及習俗的重要媒介。

多數地方的慶典都是參加者眾多、需長期準備且審慎計畫的社群活動。這類慶典的特色就在



煮玉米的蒸汽渦輪車和義工（王士樵攝）

於它是由多元的群體共同籌劃，參與規劃者包括各個年齡層、各社經階級、各種職業背景、甚至有在地的美術教師。這些成員平日在各自的工作領域中，不太可能有合作或交流的機會，藉由慶典活動，他們分享實務與美學的判斷，交織出該群體的文化風格。在美國，很多地方會以月份來設立特別的節日，例如：在一月舉辦的六月禾音樂節（Bluegrass Music Festival）、二月的偶像影星詹姆斯迪恩誕辰（James Dean Birthday Celebration）、三月中旬的紅頭美洲鷲節（Bizzard Day），當紅頭美洲鷲飛回來的那個星期天，位於克里夫蘭的Hinckley小學及其所在的自然保護區，都會舉辦慶祝活動（McKinney, 1996, p. 22）。

很多地方慶典起源於每年的耕種與採收，美國伊利諾州DeKalb市的玉米節（Corn Fest）就是一例，每年八月最後一個週末的玉米節，是筆者目前居住城市的文化慶典。在我第一次拜訪DeKalb時便得知這個玉米節，活動開始前幾週，地方報紙和廣播就透過一系列的報導與廣告來徵

惠民眾準備參加，他們描述許多精彩的活動內容，包括星光下的舞會、大樂團的現場表演、遊行、藝術市集、競賽、啤酒園地、嘉年華馬車及免費的玉米棒。透過口耳相傳，這三天將會有的新鮮事馬上成為餐桌上、美容院及雜貨店裡談論的話題，而我也沒有失望，在玉米節的第一天我便享用到免費煮熟的玉米棒。

慶典的社會與文化意義

一個社會的演變是經由儀式化的文物與活動，以及從中所衍生的產品、習慣與文獻紀錄而形成意義。人們往往很愉悅地在慶典中購買紀念襯衫或徽章，這些消費者希望把錢花在能夠顯現他們參與社群活動的具體符號（如：徽章），藉以表達自己對此社會的認同與忠誠；不幸的是，過份的商業色彩使許多地方慶典的儀式，從饒富意義變成流於形式，甚至奪去原本慶典的目的。根據Shannon-Thornberry（1982）的看法：



右圖 義工小姐穿玉米節T 恤、戴玉米帽和玉米耳環 (Smith-Shank 攝)
下圖 認真吃著玉米的小朋友 (王士樵攝)



慶典是平凡無味生活裡一些特別的或故意的干擾，提醒我們：你是誰？你從那裡來又將往那兒去？人們對慶典的需求及渴望，提供我們自省的時間，慶典應該是栽培人類心靈的機會。然而，商人掌握了人們對慶典的心理，利用產品與其他消費活動，使慶典被支配成服務商業利益的奴隸。(p. 14)

地方慶典對當地兒童或新住民都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化功課，藉由參與地方慶典，他們可以認識到本地文化的架構與消長情形。根據 Csikszentmihalyi 的說法，兒童會期待來年的節慶，並把它們當成未來生命裡即將發生的重要事件，他認為文明的演進抑制了人們保有對節慶之純真熱情，連帶也影響了文化亟需被保存的愉悅成分：

當沒有紛爭時，社群會用歡愉的方式讓人們接受規範，「美好的生活」是人生的夢想與終身辛勤工作及嚴守法律的報償……追求快樂應是人的本能，而非我們要爭取才能得到的特權

(Csikszentmihalyi, 1990, p. 17)。

Csikszentmihalyi 及他的同事研究人類活動中的愉悅因子，提出叫做「暢流 (Flow)」的鑑定。暢流是一種專注、滿足的心理狀態，也是個人追求快樂的基礎，會發生暢流狀態的活動包括：遊戲、藝術、露天歷史劇、儀式及運動……等等；在地方慶典裡，常常會有多元的暢流狀態同時發生的情形。

慶典讓參與者體會自己是一個文化架構下之次文化的成員，並且讓人們瞭解到這些次文化與母文化連結關係。Dissanayake (1992, p. 109) 曾說，裝飾自己的身體也許是最早藝術表現的雛型，也有可能被視為視覺藝術的原型，為了儀式所做的臉部彩繪、紀念衫、徽章及身體上其他的妝扮都是地方慶典中不可或缺的裝飾物件。在這些鮮明且具代表意義的符號中，我們看到微妙的文化傳遞軌跡；站在藝術教育的觀點，我們應該將這種「文化傳承」的議題仔細地檢視、分析與評估。



玉米超人 (Smith-Shank 攝)

在美國的國民教育中，爲了避免公平上的爭議，正規的學校課程通常不能包含與單一宗教或信仰有關的內容，然而，一些沒有顯著宗教色彩的慶典「機會教育」，也因主事者的顧慮而刪除，這使得學校中已經是弱勢的文化教育變得更貧瘠。美國法律明文規定教會與政府互不隸屬，加上法院曾判決特定宗教節日若要成爲「假日」，必須退去其宗教的意義，很多教師便發現這樣的演變已失去了慶祝節日的目的。

教國小五年級的Suzanne老師採取的是安全原則，她乾脆不告訴學生任何假日或宗教節日的由來，不論是在怎樣的日子或季節，她只服膺既有本分。教國小三年級的Mary老師則完全相反，她不願喪失與學生一同過節的機會，於是運用節日及慶典介紹不同的文化與傳說，以提昇學生的興致和她的教學深度。Mary在這方面的課程規劃得到由Bob Kochtitzky在一九七三年創辦之「Alternatives (選擇園地)」支援，此團體是爲了抵制以營利爲本位的文化慶典而設，當時

Kochtitzky是因聖誕節完全被商業籠罩，心情上感到挫敗而有成立此團體的想法 (Shannon-Thornberry, 1982)。

並非所有節日慶典都有長久的傳統，有一些慶典是由於晚近發生的文化情境或事件、或是頌揚一位英雄、甚至是爲了撻伐負面事件與行爲而產生新的儀式與活動；Mary老師特別喜歡藉由Kwanzaa節（是非裔美人的冬季節日）與學生一同探究新慶典。

一九六六年Maulena Karenga博士與親朋好友在洛杉磯舉辦第一次的Kwanzaa慶祝會，Kwanzaa融合了非洲傳統與美洲風俗，慶祝日從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一月一日…這個慶典連結了家中所有成員並延伸到家族與朋友，強調人們在探索生命的尊嚴、正義與公平時，仍要在生活中相互扶持…這個現代的節日讓散居各地的非洲小孩得以認識自己的祖國並分享傳統的榮耀，也藉機學習祖先們的智慧來解決當今的問題。(Riley, 1994, p. 4)



免費領取甜玉米 (Smith-Shank 攝)

不論是 Kochtitzky、Karenga 博士或 Mary 老師都瞭解慶典對人類及社會的重要，以及慶典中所呈現的不同思想體系與各種不成文的群體規範。Karenga 博士發展了一個能直接反映非裔美籍社區思維價值的慶典，Kwanzaa 節在短時間內變成非常受歡迎的冬季慶典。「選擇園地」的 Kochtitzky 則喚醒世界各地的人去反省節日中的購物行為，同時也試圖修補人與人以及人與地球的關係。

教師可提供學生以視覺與文字為符號意象的教材，這些符號具有豐富的意義與價值。慶典是由社會及歷史環境所造成，它能被「解讀 (read)」也反映文化的面貌，比如：慶典的參與者是否隸屬特定的族群、性別、或者社會階級？這隱含著什麼訊息？有什麼辦法可以修正那些失衡的情況？Henry Giroux 堅信任何學校的課程都不能與所在的社區脫節，他認為一個有本地特色的課程應與現實社會並行，使學校教育能連結至本地的傳統、社會與歷史，學生才能夠建立起文化的自尊。(Giroux, 1992, p. 176)

在 Mary 老師的課程中，探究地方慶典是學生學習的重點，學生們熟悉 Kwanzaa 節的由來，他們閱讀「紅頭美洲鷺日」的報導，也積極探究我們鎮上的玉米節。她以跨領域的概念將藝術與其他學科結合，例如「探索玉米節」課程：Mary 老師安排校外參訪，帶學生到鎮上訪問地方賢達、藝術創作者、商店老闆、警察及政治人物；他們見識到大型活動所要擔心的交通管制、垃圾清運、人潮流量、宣傳手法以及電力控管等問題，也瞭解到要將小丑、花車、社團、馬匹及高中樂隊組織起來遊行的難度。學生們很喜歡這麼徹底地認識自己家鄉的事物，其實他們也在建構自己的文化，如 Dissanayake (1992) 所言：

世界各地的人都喜歡演奏音樂、唱歌、跳舞、吟誦詩歌、述說或聆聽流傳的故事、表演或觀賞演出、製作美麗的東西...，這些活動將參與的演出者與觀眾結合在一起，使整個社會融為一體。不論藝術是儀式或娛樂，它總是能吸引人們來參與，投入這令人興奮的洪流中，並且感到愉悅。(p. 24)

玉米節的小吃街 (Smith-Shank 攝)



結語

意識型態及政治向來都會影響著藝術、文化、學校及其他教育單位，它們是人類構築歷史、內涵、文化傳承與消長的證據；不論體制內或體制外的教育都能傳遞文化，學生的生活與文化間的連結在美術課程中應是重要的議題，學生要學會判斷第一手資料提供了什麼線索？什麼樣的文化是可以接受或值得接受的？什麼樣的文化形式是沒有價值或不值得重視的？教師應與學生一起對話討論這些議題。地方慶典是一個承載著大量意識型態的教育機會，它藉由表象的、華麗而俗氣的及饒富意義的符號意象，訴說著我們自己和社群中的傳統、歷史與傳奇。當以更深入且更完整的態度來看地方慶典時，教師可以幫助學生體會「文化」是一個奮鬥的過程，從科際整合與系統式學習中，他們將見證文化的產生、延續與演變。

作者 / 譯者按：本文改寫自 Smith-Shank, D. L. (2003). *The semiotics of community celebrations*. *Visual Arts Research*, 28 (2). ■■

參考文獻

- Csikszentmihalyi, M.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Cosman, Madeleine P. (1981). *Medieval holidays and festivals: A calendar of celebrati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Dissanayake, E. (1992). *Homo aesthetics: Where art comes from and wh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iroux, H.A. (1994). *Disturbing pleasures: Learning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McKinney, S. (1996). *Fairs and festivals: Illinois, Indiana, and Ohio*. Oaks, PA: Country Roads Press.
- Ortiz, Tito. (1994). *Practical artistic guide to Granada's holy week* (Alison Turner Hanover, trans.). Granada, Spain: Coopartgraf, Soc. Coop. Andza.
- Riley, Dorothy W. (1995). *The complete Kwanzaa: Celebrating our cultural harves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Shannon-Thornberry, Milo. (1982). *The alternate celebrations catalogue*. New York: The Pilgrim Press.